

观照生命书系

昆虫物语

J·H·法布尔 / 著



SOUVEIVIRS-TOMOLOGIQUES

河北教育出版社

昆虫物语

J·H·法布尔 / 著

太阳工作室 / 译

河北教育出版社



2565.6/a



观 照 生 命 书 系
昆 虫 物 语
J·H·法布尔

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石家庄市城乡街 44 号)
汤北胶印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3 印张 24,000 字 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 定价:19.80 元
ISBN 7-5434-3308-7/G·2511



目 录

导言 敬畏生命.....	荒林
1 论祖传.....	(7)
2 神秘的池塘.....	(17)
3 石蚕.....	(29)
4 蜈蚣.....	(33)
5 蝉.....	(43)
6 泥水匠蜂.....	(55)
7 蟑螂.....	(79)
8 蜜蜂、猫和红蚂蚁.....	(99)
9 开隧道的矿蜂.....	(109)
10 萤.....	(121)
11 被管虫.....	(139)
12 槐叶蜂.....	(157)
13 采棉蜂和采脂蜂.....	(161)

14	西班牙犀头的自制	(167)
15	两种稀奇的蚱蜢	(179)
16	黄蜂	(195)
17	蛴螬的冒险	(217)
18	蟋蟀	(237)
19	娇小的赤条蜂	(259)
20	西西斯	(269)
21	捕蝇蜂	(279)
22	寄生虫	(289)
23	新陈代谢的工作者	(295)
24	松毛虫	(297)
25	卷心菜毛虫	(315)
26	孔雀蛾	(319)
27	找枯露菌的甲虫	(323)
28	爱好昆虫的孩子	(327)
29	条纹蜘蛛	(343)
30	狼蛛	(351)
31	克鲁蜀蜘蛛	(371)
32	迷宫蛛	(377)
33	蛛网的建筑	(385)
34	蜘蛛的几何学	(393)
35	蜘蛛的电报线	(399)
36	蟹蛛	(403)

导言

敬畏生命

荒林

1839年，距英国伟大的博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查理·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 - 1882)长达历时五年的环球旅行之后，在法国南部的亚威农师范学校附近，一座名叫雷·撒格尔的山丘上，年轻的法布尔(Jean - Henri Fabre 1823 - 1915)第一次看到神圣粪金龟努力推粪的情景，内心感动不已。这位出身农家而资质优异的年轻人，自小与昆虫亲密无间，常常瞒着家人把昆虫捉到自己床头观察，已经积累了不少有关昆虫的知识。自此以后，更是紧紧跟踪那些被人们视为异类，甚至不屑一顾用双脚践踏而过的昆虫们。他仿佛成了它们中的一员，忘却了人类经验中的时空概念，他的双耳倾听到昆虫世界喜怒哀乐的声音，他的双眼看见人间没有的技能家和舞蹈家，他为它们精湛的建筑倾倒，也被它们绝伦的表演吸引，它们之间血肉相亲的情谊或反目为仇的愤怒，引起他深深共鸣。他悉心观察着人类社会之外的这些小个子居民们的生活，并用他的笔详细记录了下来。当时间推移到1859年，达尔文震惊世界的《物种起源》出版了。在这部企图解答生命起源之谜的巨著中，达尔文赞誉法布尔是一位“罕见的

观察家”。

然而这位“罕见的观察家”，不久将要“戳一下变形记”（法布尔《昆虫物语·卷三》），他的冷静的观察天才正是与他对于人类知识构成的反思精神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他钦敬达尔文的大胆创新，却并不因此而放弃自己对于进化论的质疑。法布尔显然太过超前了，对于历史而言，似乎一切为时尚早。在神学中心时代，人被认为是神的造物，人们因深受黑暗宗教统治之苦，对于达尔文新鲜的人的起源说，充满了信任和热爱。当时被称为变形记的进化论，认为物种是由低级向高级进化而来，物种因要适应生存环境而改变自己的生命形态，从爬行物一步步进化到高级的猿，再由猿而进化成人，于是在芸芸万象共存的世界，人为万物之灵长，人既为万物之灵长，人就不是上帝的造物，而是自己的创造。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在把人从神的禁锢枷锁里解放的同时，将人推向了前所未有的自我扩张前沿。然而人类集体性的反思，还要等待漫长时日。由于“进化”和“创造”的无限度倡导，进化论思想在一个多世纪中实际上成为了世界性主导意识形态，“现代化”的具体后果和人类生存的“现代形态”堪称人类“进化”的成果。幸而人类终有在自身的成果面前迷茫无措的时候，相信也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某种质疑和反省的要求产生了。也许对于法布尔来说，这样的要求早在他的意料之中。而对于法布尔的读者来说，您也许要惊异这位与达尔文几乎同时代的伟人，他的卓越的“天真品格”，何以为人类忽视如此之久？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今天有幸读到法布尔，是否增多一份自我反审的勇气和力量？在足以使人异化的现代力量面前，法布尔的昆虫们，包括害虫们的轻声细语，



无异于人类自我发热的一副清醒剂。

话又说回来，法布尔的《戳一下变形记》，立论矛头直指进化论，用的却并非咄咄逼人的论文形式，这篇不长的科学散文，以他自己观察的蜘蛛、燕子和百灵鸟的生活习惯为例，对它们自成系统的生灵法则表示敬意；又以泥蜂的演变和吃食比较为证，认为物种具有天赋的自我保存本能，而不是相反，急于变形进化。似乎法布尔通篇都在与达尔文对话，他说：“想把宇宙灌铸于一项公式的模子，让一切现实就范于理性的规格，这样做当然是一种蔚为壮观的大举动，是与人那无止境的抱负相一致的。”但他个人看来，生灵们的生存事实，就像一枚枚尖钉，会戳破人的理性构想。饶有意味的是，法布尔这篇专为达尔文写的“对话”，是在1882年达尔文逝世之后。由此看来，法布尔已充分意识到进化论思想的深重影响及其反思的难度。尽管在他的笔下，一个旧沙丁鱼罐头盒内的小昆虫们，就是一个个反证。

自1878年写作《昆虫物语》第1卷，到1909年完成《昆虫物语》第10卷，法布尔始终在与进化论对话。这种对话的形式，生动绵长，有理有据，时常由美丽或丑陋的昆虫们自己出场，展示一幅又一幅生动旖旎的昆虫生活风俗图画，它们以生命语言构成“法布尔风格”，一种法布尔自己也引以为慰藉的“天真品格”，即孩子般对于未知的本能渴求与热爱，无所不在的对于生灵的关注与敬畏，以及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生命状态。说到底，法布尔并不是有意与达尔文作对，他几乎是在承担着生存的贫困和科研条件的简陋的同时，自觉进行着人类理性及其知识结构的补缺工作。在长达三十多年的观察写作中，正是一种对于

生命的敬畏态度，而不是妄自尊大立场，保证了法布尔在偏见排挤下初衷不改。他在自建的“荒石园”里孜孜不倦做实验，持之以恒观察，以平和的心情向我们传达像这样最朴素也最深刻的知识：

昆虫埋藏了小粪块，日后将有一簇禾本植物因此而长得油绿油绿。一只绵羊经过这里，将青草叼剪而去。结果，羊的后腿长肉了，这何尝不是人所希望的呀。食粪昆虫的工业，最终转换成我们餐叉上的一口鲜美的肉。（《昆虫物语·卷5》）

今天我们可以看出，法布尔这些看似科普文字的语言，背后另有一种悠长蕴意。在当时，他的书的确就是被当作科普作品来出版的，他本人并不以为由此低人一等，他深信“荒唐事印入了儿童的记忆，便成了消抹不掉的印象；误形盖过了真相，真实形象反而让人看了觉得扎眼了。”（《昆虫物语·卷5》）他也知道，“一点儿不假，我在为学者们撰写文章，为将来有一天会多少为解决‘本能’这一难题做些贡献的哲学家们撰写文章，但我也是在，而且尤其是在为青年人撰写文章，我实在想让他们热爱这门你们这么想让人憎恨的自然史。”（《昆虫物语·卷2》）他的悠长蕴意就包含在从容平和、丝毫不居高临下的语言之中，这就是他一贯以来采取的敬畏生命立场，相信生命无论大小而没有优劣高下之分，为了阐明生命互为依存、共存平衡的道理，他的确拥有一种我们今天女性主义者们所倡导的“母性情怀”，关注和热爱着大大小小生灵，并为发现它们天赋的本能不同而高兴。对于一位生长于现代城市的读者来说，“鲜美的肉”也许不会陌生，可是绵羊优美的体态，恐怕就只能从动物园或电视屏幕上欣赏到了，



而推粪的昆虫，它的金光闪闪的外衣和紫辉耀耀的胸甲，几乎要遥远得不可想象了。法布尔留给我们的知识，却还不仅是让我们亲切地找回失去的自然，更因着他蕴含在知识中的情怀；使得我们也在一种平和的心态下，掂量掂量人类自我的位置极其“身价”。

的确，法布尔是一位仁山智水聚于一身的大家，为了人类更完善的知识结构和美好生存，他个人经受了一生贫穷和冷遇，在他的著作中，他曾写道：“除了失去的东西，对过去我是毫无遗憾，无所谓自疚……”（《昆虫物语·卷2》）他也曾追问：“只为活命，吃苦是否值得？”（同上）但他终身的努力表明，他一贯探求的实际问题，也是人类值得永久探寻的形而上问题，这就是“什么是人类的智力？它与兽类的努力有何不同？”（《昆虫物语·卷4》）

法布尔绕开了达尔文的线性思路，他不急于总结规律，提取普通法则，而是看重一个一例的生命个案，从观察事实发现，不同种族的动物自有其源自生命保存、延伸所必要的不同智能，这些智能具有不可比性，却共同说明了生命的本质，就是生存的艰辛令每一种生命必备自我存身的本领。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读到昆虫的劳动、婚恋、生育和死亡，也领悟到人类的劳动、婚恋、生育和死亡。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和人类一起活到今天的一切动物们，自有其各自的“进化”本领，它们拥有的智力，或许是我们有些也难以企及的？今天的学者们推法布尔为“动物心理学的创始人”，法布尔对于昆虫们的理解，其实不过是放下了人类知识的架子，反过来，他从昆虫们那里，提取了许多生命的知识，这些生命的知识，加深人类对于自己的理解，说透彻一点，法布尔是一个真正充满比较眼光的

科学家，在他的字里行间，我们读到的正是一种比较的眼光和因此而开放的思维。

泥蜂睡觉，是凭借口器的力量，将身体横撑在空中。只有虫类才想得出这类主意，它动摇了人类关于休息的观念。尽管你暴雨夹杂着闪电，任凭你狂风摧动着草杆，摇摆不定的吊床对泥蜂却奈何不得，它照样安然入睡。(《昆虫物语·卷5》)。

比较法布尔和达尔文其实是一种福气，比较的结果是承认差异，他们的差异使我们有机会看一看科学背后的东西，如果承认这东西就是知识的生命形态的话，相信对于生命的敬畏，就是我们进一步探求知识的动力。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从纯美学或文学角度阅读法布尔，你必享受到“生命的真实细节的美”——昆虫们为你打开的是大自然这部永恒不朽美学辞典的扉页，它们亮丽的翅膀引领你向更深未知遨游。



1

论祖传

人人都有自己的才能和自己的性格。有的时候这种性格看起来好像是从我们的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然而要想再追究这些性格是来源于何处，却又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例如，有一天看到一个牧童，他正低声地数着一颗颗小石子，计算这些小石子的总数，把这当做一种消遣，于是他长大后竟然成了十分著名的教授，最后，他也许可以成为数学家。另外又有一个孩子，他的年龄比起别的小孩子们也大不了多少，别的孩子们只注意玩闹的事情，然而他却不和别的小孩子们在一起玩儿，而是整日幻想一种乐器的声音，于是当他独自一人的时候，竟听到一种神秘的合奏曲子了。可见这个小孩是很有音乐天才的。第三个小孩子，长得又小又瘦，年龄也很小，也许他吃面包和果酱时，还会不小心涂到脸上，但他竟然有他独自的爱好——喜欢雕塑粘土，制成各种各样的小模型，这些小模型被他雕塑得各具形态。如果这个小孩子运气好的话，他将来总有一天会成为一名著名的雕刻家的。

我知道，在背后议论别人的私事，是十分让人讨厌的一种行为，但是我想也许大家能允许我来讲一番，并借这个机会来介绍我自己和我的研究。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我已经有一种与自然界的事物接近的感觉。如果你认为我的这种喜欢观察植物和昆虫的性格是从我的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那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因为，我的祖先们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佬，对其他的东西都一无所知。他们唯一知道和关心的，就是他们自己养的牛和羊。在我的祖父辈之中，只有一个人翻过书本儿，甚至就连他对于字母的拼法在我看来也是十分不可信的。至于如果要说到我曾经受过什么专门的训练，那就更谈不上了，从小就没有老师教过我，更没有指导者，而且也常常没有什么书可看。不过，我只是朝着我眼前的一个目标不停地走，这个目标就是有朝一日在昆虫的历史上，多少加上几页我对昆虫的见解。

回忆过去，在很多年以前，那时候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小孩子，那时我才刚刚学会认字母，然而，我对于当时我那种初次学习的勇气和决心，至今都感到非常骄傲。

我记得很清楚的一次经历是我第一次去寻找鸟巢和第一次去采集野菌的情景，当时那种高兴的心情真令我直到今天还难以忘怀。

记得有一天，我去攀登离我家很近的一座山。在这座山顶上，有一片很早就引起我浓厚兴趣的树林，从我家的小窗子里看出去，可以看见这些树木朝天立着，在风中摇摆，在雪里弯腰，我很早就想能有机会跑到这些树林那儿去看一看。这一次的爬山，爬了好长的时间，而我的腿又很短，所以爬的速度十分缓慢，草坡十分陡峭，就跟屋顶一样。

忽然，在我的脚下，我发现了一只十分可爱的小鸟。我猜想这只小鸟一定是从它藏身的大石头上飞下来的。不

到一会儿工夫，我就发现了这只小鸟的巢。这个鸟巢是用干草和羽毛做成的，而且里面还排列着六个蛋。这些蛋具有美丽的纯蓝色，而且十分光亮，这是我第一次找到鸟巢，是小鸟们带给我许多的快乐中的第一次。我简直高兴极了，于是我伏在草地上，十分认真地观察它。

这时候，母鸟十分焦急的在石上飞来飞去，而且还“塔克！塔克！”地叫着，表现出一种十分不安的样子。我当时年龄还太小，甚至还不能懂得它为什么那么痛苦，当时我心里想出了一个计划，我首先带回去一只蓝色的蛋，作为纪念品。然后，过两星期后再来，趁着这些小鸟还不能飞的时候，将它们拿走。我还算幸运，当我把蓝鸟蛋放在青苔上，小心翼翼地走回家时，恰巧遇见了一位牧师。

他说“呵！一个萨克锡柯拉的蛋！你是从哪里捡到这只蛋的？”

我告诉他前前后后捡蛋的经历，并且说：“我打算再回去拿走其余的蛋，不过要等到当新生出的小鸟们刚长出羽毛的时候。”

“哎，不许你那样做！”牧师叫了起来；“你不可以那么残忍，去抢那可怜母鸟的孩子。现在你要做一个好孩子，答应我从此以后再也不要碰那个鸟巢。”

从这一番谈话当中，我懂得了两件事。第一件，偷鸟蛋是件残忍的事。第二件，鸟兽同人类一样，它们各自都有各自的名字的。”

于是我自己问自己道：“在树林里的，在草原上的，我的许多朋友，它们是叫什么名字呢？萨克锡柯拉的意思是什么呢？”

几年以后，我才晓得萨克锡柯拉的意思是岩石中的居



与昆虫的亲密对话(法布尔)

虽然他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



住者，那种下蓝色蛋的鸟是一种被称为石鸟的鸟儿。

有一条小河沿着我们的村子旁边悄悄地流过，在河的对岸，有一座树林，全是光滑笔直的树木，就像高高耸立的柱子一般，而且地上铺满了青苔。

在这座树林里，我第一次采集到了野菌。这野菌的形状，猛一眼看上去，就好像是母鸡生在青苔上的蛋一样。还有许多别的种类的野菌形状不一，颜色也各不相同。有的形状长得像小铃儿，有的形状长得像灯泡，有的形状像茶杯，还有些是破的，它们会流出像牛奶一样的泪，有些当我踩到它们的时候，变成蓝蓝的颜色了。其中，有一种最稀奇的，长得像梨一样，它们顶上有一个圆孔，大概是一种烟筒吧。我用指头在下面一戳，会有一簇烟从烟筒里面喷出来，我把它们装满了好大一袋子，等到心情好的时候，我就把它们弄得冒烟，直到后来它们缩成一种像火绒一样的东西为止。

在这以后，我又好几次回到这片有趣的树林。我在乌鸦队里，研究真菌学的初步功课，通过这种采集所得到的一切，是呆在房子里不可能获得的。

在这种一边观察自然与一边做试验的方法相结合的情况下，我的所有功课，除两门课，差不多都学过了。我从别人那里，只学过两种科学性质的功课，而且在我的一生中，也只有这两种：一种是解剖学，一种是化学。

第一种是我得力于造诣很深的自然科学家摩根·斯东，他教我如何在盛水的盆中看蜗牛的内部结构。这门功课的时间很短，但是能学到很多东西。

我初次学习化学时，运气就比较差了。在一次实验中，玻璃瓶爆炸，使多数同学受了伤，有一个人眼睛险些儿瞎

了，老师的衣服也被烧成了碎片，教室的墙上沾污了许多斑点。后来，我重新回到这间教室时，已经不是学生而是教师了，墙上的斑点却还留在那里。这一次，我至少学到了一件事，就是以后我每做一种试验，总是让我的学生们离开远一点。

我有一个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在野外建立一个试验室。当时我还处于在为每天的面包问题而发愁的生活状况下，这真是一件不容易办到的事情！我几乎四十年来都有这种梦想，想拥有一块小小的土地，把土地的四面围起来，让它成为我私人所有的土地；寂寞、荒凉、太阳曝晒、长满荆草，这些都是为黄蜂和蜜蜂所喜好的环境条件。在这里，没有烦扰，我可以与我的朋友们，如猎蜂手，用一种难解的语言相互问答，这当中就包含了不少观察与试验呢。

在这里，也没有长的旅行和远足，以至于白白浪费了时间与精力，这样我就可以时时留心我的昆虫们了！

最后，我实现了我的愿望。在一个小村落的幽静之处，我得到了一小块土地。这是一块哈麻司，这个名字是给我们治布罗温司的一块不能耕种，而且有许多石子的地方起的。那里除了一些百里香，很少有植物能够生长起来。如果花费功夫耕耘，是可以长出东西的，可是实在又不值得。不过到了春天会有些羊群从那里走过，如果碰巧当时下点雨，也是可以生长一些小草的。

然而，我自己专有的哈麻司，却有一些掺着石子的红土，并且曾经被人粗粗地耕种过了。有人告诉我说，在这块地上生长过葡萄树，于是我心里面真有几分懊恼，因为原来的植物已经被用三脚叉弄掉了，现在已经没有百里香了。百里香对于我也许有用，因为可以用来做黄蜂和蜜蜂